

从《鲁迅日记》看他与北京图书馆的关系

王锡荣

(人民文学出版社鲁编室)



北京图书馆的前身是京师图书馆。说到京师图书馆，鲁迅不但与它有关，而且关系很一般。鲁迅参加过该馆早期的馆务建设，并捐赠该馆书籍、刊物；鲁迅也曾借重该馆图书做了许多古籍的研究、整理工作，尤其是小说史方面的研究，得益更多。他在离开了北京之后，对这座图书馆还很留恋，所有这些，我们阅读《鲁迅日记》可以得到一个明晰的印象。

北京图书馆，原为清室创设于宣统元年（1909）的京师图书馆，馆址初设于鼓楼西鸭儿胡同的广化寺内。由于初创，开始还只限于收藏图书，没能对外开放。辛亥革命以后，由临时政府教育部接管。鲁迅与它发生关系是在一九一二年，他被任命为教育部部员后，因教育部迁北京而随之于五月初到达

北京。他所属的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掌管社会文化教育，而鲁迅所在（后主持）的第一科负责的五项事务的第一项，就是“关于博物馆、图书馆事项”^①，从此开始与京师图书馆有了联系。

鲁迅与京师图书馆发生联系，最早见于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日日记：“上午同司长并本部同事四人往图书馆阅敦煌石室所得唐人写经，又见宋、元刻本不少。”当时，从敦煌石窟发现的文献图籍运到了京师图书馆，其中有很珍贵的唐人写本的佛经、宋元版图书，所以大家前往一阅为快。这时图书馆还没有正式开放^②。

一九一三年初，原任馆长江翰（叔海）外放，任四川盐运史，京师图书馆馆长一职出缺，一时未有新任命，就由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暂兼（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十九日《鲁迅日记》：“大雪终日。午后同夏司长赴图书馆，途中冷甚”，可能与江翰调职事有关），而一切实际工作却要由主管图书馆、博物馆的第一科来做，鲁迅是科长，自然得管，另一位分管图书馆事务的科员是沈彭年（商耆）。江翰离职以前，由他们两人前往联系接理事务，《鲁迅日记》是年二月十七日：“午后同沈商耆赴图书馆访江叔海问交待日期”，三月六日“同沈商耆往夏司长家”，大概也与此事有关，次日即“同沈商耆赴图书馆，商交代事务。”此后，该馆的事务就由鲁迅、沈彭年直接处理了。从那时起，鲁迅就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、浇灌

着，为早期北京图书馆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
当时鲁迅除在教育部任职外还没有在别处兼职，因此他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放在京师图书馆上，有时弄得“头脑岑岑然”，也不厌烦，在《鲁迅日记》中常可看到他冒着酷暑严寒奔走在京师图书馆、其分馆及通俗图书馆之间，经手了许多购藏图书的事项，十分认真。比如，鲁迅经手调集《四库全书》的事，就是一例：

一九一三年，教育部为了充实开馆不久的京师图书馆，从各地调集了不少图籍到该馆后，又着手把当时热河省承德“避暑山庄”文津阁所藏《四库全书》三万六千多册调入该馆，此事即由鲁迅经手，经过多方交涉，这批书于一九一四年一月运到北京，鲁迅等于一月六日闻报书已运到，便一早赶到部里，因为京师图书馆一时没有合适的地方放，经商定，暂存北京大学，于是鲁迅等又赶到北大等候书到，但等了好久书也不到，打电话一问，才知道竟被内务部中道截走，运入文华殿古物陈列所去了。这件事，鲁迅在日记里不无愤然地记了下来^⑥。后经多次交涉，内务部才答应移交给教育部，此事仍由鲁迅经办，一九一五年九月一日，鲁迅在日记里记载着：“午后同戴芦舲往内务部协议移交《四库全书》办法。”当然又费了许多周折，才于十月十二日移交完毕。北京图书馆得以入藏这部《四库全书》，与鲁迅的辛苦奔走是分不开的。

鲁迅为京师图书馆早期建设作出贡献的另一例是改组京师图书馆，设立分馆，迁移新址。

京师图书馆所在的广化寺，虽是明代名刹，当时却已成了破庙一座，作为图书馆是并不合适的，只因鉴于初建时张之洞提出的馆址宜“近水远市”的原则，才决定用它，而一旦实际使用起来，就显出它的缺点了：交通不便，房屋破旧，地面低湿，对读者对

保存书籍都是很不利的，因此教育部很快就考虑另找馆址，同时准备在适当的地方另设分馆，以解决这个矛盾。这个建议不知是谁首先提出的，但看来鲁迅很积极，而且是直接参与其事的：一九一三年三月十九日《鲁迅日记》：“午后同夏司长、戴芦舲往图书馆”应与此有关，至四月一日就有“午后同夏司长、齐寿山、戴芦舲赴前青厂观图书分馆新赁房屋，坐少顷出。”这就是说，鲁迅等接手京师图书馆工作不久，就租定了图书分馆的房屋，以后果然就在这里——宣武门外前青厂一座民房——开辟了京师图书馆分馆，从总馆分出了一部分书籍，委派了关维震来卿（为分馆主任）等人管理，并且很快就于同年六月开始接待读者。看《鲁迅日记》，分馆开馆以后，关维震经常找鲁迅，鲁迅也常去找他商量工作，如：

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三日：“午后同夏司长、戴芦舲往前青厂图书分馆”；

六月五日：“赴夏司长家商量图书分馆事”；

十月二十六日：“往前青厂图书分馆访关来卿先生……”。

日记上虽然只有寥寥几字，但它却包含着大量的事务性工作，这充分体现了鲁迅注重社会教育的精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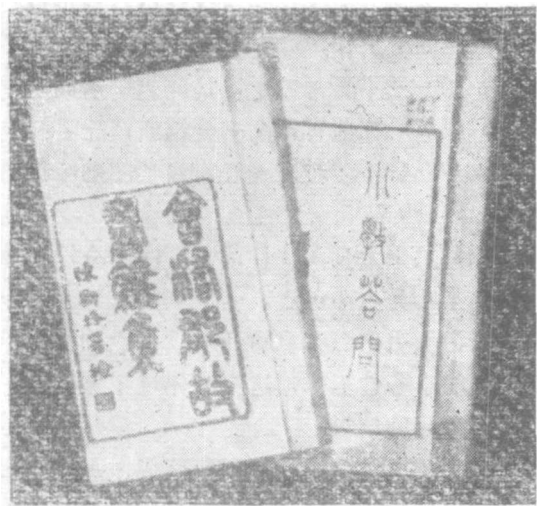
京师图书馆分馆虽然很快落成，总馆的搬迁却很费周折。鲁迅又为此奔走了多时。如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三日，因为“教育部欲买石桥别业为图书馆”，“同司长及同事数人往看之”，五月三十日，“下午……同关来卿先生至豫章学堂看屋”；七月二十一日“午前同沈商耆往看筹边学校房屋可作图书馆不”，一九一五年七月，京师图书馆决定迁移至安定门内方家胡同的国子监南学官舍，鲁迅又为此多次奔走，经过许多周折，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才终于在方家胡同新址举行开馆式，重新开馆，并摄影留念（见当天《鲁迅日记》），至此，京师图书

馆才算结束了草创阶段，基本安定了。一九二八年它移往中南海居仁堂，一九三一年北海西岸新馆落成。那时，鲁迅已离开北京南下，因为不属本文叙述范围，所以这里略而不提了。

鲁迅对于早期北京图书馆的建设所作的贡献，不仅在于含辛茹苦地为之奔忙，操持它的馆舍等的建设，而且还尽自己的力量，向图书馆捐赠书刊。在这方面，见于《鲁迅日记》的，就有以下几项记载：

一九一三年四月四日：“赠图书馆《小学答问》一册”；

一九一五年六月十九日：“得二弟所寄《会稽郡故书杂集》二十册，十五日付邮，便赠……图书分馆一册”；



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一日：“上午分送图书分馆、钱均夫、齐寿山《新青年》各一册”。

鲁迅赠送给京师图书馆的，都是当时刚出的最新书刊，虽然不太多，但他如此尽力捐赠最新书刊，以振兴国家文化事业的精神，实在是感人至深的。

二

为早期的北京图书馆，鲁迅付出了很多劳动，然而他也乐于为此奔忙，他是乐在其中的，一方面是出于对祖国文化事业的责任

感，另一方面他也从中读到大量典籍，对于潜心研究和整理文化遗产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
鲁迅早期，辑录和抄校了很大数量的文史古籍，从现在留存下来的九十多种来看，其中大部分为北京时期所录，而这些，又大都借重于京师图书馆及其分馆所藏图书，有些古籍虽然是在到北京前辑录的，也借用该馆所藏版本作过校勘。

辛亥革命后，革命成果逐渐被反动势力所篡夺，革命实际上失败了，鲁迅痛感于此，便转向研究历史、研究文化遗产，他抄古书，买碑拓，看佛经，整理古籍，他研究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，从他向北京图书馆借的书，可以看出一斑，他借的书包括：金石文字方面如《秦汉瓦当文字》、《小蓬莱阁金石文字》、《金石薈》等；佛经方面有《涅槃经》等；历史方面有《甲申朝事小纪》、《晋书辑本》、《晋纪辑本》、《汉晋春秋辑本》、《晋阳秋辑本》等；文集方面有《文苑英华》、《嵇康集》等；天文术数方面如《易林》等，还有外文书籍，如日文辞书《言海》等，属于小说方面的更多，尤其是，鲁迅早年悉心研究、后来在各学校讲授而大著声誉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就有很多材料借助于京师图书馆所藏图籍，这里就从《鲁迅日记》列具一些线索来看：

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：“午后同齐寿山、戴芦舲往图书馆，借得《紺珠集》四册，……”《紺珠集》，笔记小说总集，宋代佚名辑，分十三卷，全书引录古书一百三十七种，其中鲁迅曾辑录的有：《穆天子传》、《续齐谐记》、《青琐高议》、《谈薈》、《羯鼓录》、《岭表录异》等六种，鲁迅在著作中提到的有五十四种，这主要是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和为研究小说史而搜集的《古小说钩沉》中提到，有评论其意义的，有直接引录的，也有用来校核的，《紺珠集》这书名在《古小说钩沉》里出现就达数十次之多，此书是鲁迅研究小说史的重要参考书，

笔者曾在北京图书馆见《紺珠集》三部，其中一部清钞本，书册高大，天地宽阔，纸质良好，字迹清晰，有“京师图书馆藏”印，可能就是鲁迅曾借的那一部。

鲁迅在向京师图书馆借《紺珠集》的同时，还借了“钞本残《说郭》五册”，并于当夜“阅《说郭》”，发现“与刻本大异”^④。鲁迅所借的《说郭》，据考证可能是明隆庆万历间写本^⑤，残存第三、第四、第二十三至三十二，共十二卷五册。鲁迅发现它与清陶珽刻本大不相同，经仔细比勘，知道陶珽刻本窜乱了陶宗仪原编一百卷本，并且伪造书名，乱标作者，弄得面目全非了。后来鲁迅把这一发现告诉了张宗祥，张宗祥由此重加考订，辑出了现在被认为比较可信的一百卷复原本。

这次鲁迅通过比勘《说郭》，从中录出了《云谷杂记》一卷，《鲁迅日记》记着这件事：一九一三年六月一日有“昨今两夜从《说郭》写出《云谷杂记》一集，多为聚珍版本所无，惜颇有讹夺耳，内有《辨上虞五夫村》一则甚确”。对《说郭》和《云谷杂记》的研究为鲁迅研究小说史提供了资料，毫无疑问，这部书是鲁迅研究中国小说史的很重要的参考书。其中引录古书二千余种，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提到不下数十种，其中曾为鲁迅所抄录者，据粗略统计有十七种之多。

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《鲁迅日记》又有：“午前至图书分馆借《资治通鉴考异》一部十册”。该书为宋代司马光所撰，三十卷，其中多琐闻逸事，鲁迅曾据以校勘《古小说钩沉》中的《汉武故事》等篇，有些条则是直接从该书引录的，因此，此书也是鲁迅研究小说史的基本参考书之一。

鲁迅研究小说史，所参考的书籍当然远不止此，他自己节衣缩食买了大量书籍，也经常向友人借阅，但京师图书馆的藏书对他是有很大帮助的，鲁迅后来南下后还常常念

念不忘京师图书馆，这是一个重要原因。

除了研究小说史，鲁迅借重京师图书馆藏书所做的另外两件值得一提的事，是校勘《嵇康集》和抄录《易林注》。

《嵇康集》，一作《嵇中散集》，三国魏嵇康撰，原书十五卷，存十卷，历来版本较多，而“颇多讹舛”^⑥。一九一三年十月一日，鲁迅从京师图书馆“借《嵇康集》一册，是明吴匏庵丛书堂写本”^⑦。至十五日“夜以丛书堂本《嵇康集》校《全三国文》”^⑧开始了整理《嵇康集》的工作。他以丛书堂吴宽钞本为底本，先后以黄省曾本、汪士贤本，程荣本、张溥本、张燮本、赵味沧校本以及类书、古注等所载校之^⑨，前后共历十三年始毕，并撰写了《嵇康集》的《序》、《跋》、《逸文考》、《著录考》、《〈嵇康集〉考》，成为现存最完善的版本，其校勘之精，用力之巨，令人叹服，而此事的开始，得力于京师图书馆藏书，可惜鲁迅所用的底本吴宽丛书堂钞本，后来被国民党政府劫往美国去了。

《易林注》也是鲁迅早年抄录的古籍之一。一九一三年六月六日，他从京师图书馆借得“宋本《易林注》二册”，（《日记》），并于当晚开始“写《易林注》”，当晚即抄写。《易林》，术数书，传为西汉焦贛撰，十六卷。该书演六十四卦各为六十四卦，合四千零九十六卦，各卦系有繇词，以占吉凶，这是演“易”之始。鲁迅所抄的《易林注》不知为何人所注。鲁迅从借得之日起连续十天埋头抄写，至六月十五日“下午写《易林》卷第十四毕”^⑩，八月十四日又“续写宋残本《易林》起”^⑪，至二十五日“夜续钞《易林》毕，计卷七之十四卷，合前抄共八卷”^⑫，用力之工，于此可见。鲁迅对于《易林》这样的术数书也忽然注意起来，花费不少时间整本抄写，足堪注目，可是鲁迅抄本至今没有找到，又足使人遗憾。

鲁迅对于京师图书馆，是怀着一种特殊

的感情的，他离开北京后还常常想起它，后来多次对人表示：有时真想北返，其原因之一就是因^为京师图书馆（一九二八年改为北平图书馆）藏书比较丰富，可以静下来做事。他酝酿多年的《中国文学史》写作计划，就曾经打算回到北平进行，只是由于环境和时势的限制，终于没能北返而未能兑现。但他关心着这个他倾注了许多心血的图书馆，他的长期在京师图书馆——北平图书馆工作的学生宋琳与他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，在他一九三五年的日记《居帐》里还记着“北平文津街（金鳌玉堞桥下）北平图书馆”的地址，说明他直至晚年还与该馆保持着一定的联系。其实，可以说，鲁迅与北京图书馆的关系至今未断，现在北京图书馆完好地保存着鲁迅大量的手稿和手钞本，据一项统计，有一一〇种，六二册，又五千三百多页^⑩，而近年又有新的发现，这是北京图

书馆的一项重要而珍贵的收藏，是我们国家、我们民族的一件灿烂的瑰宝。鲁迅与北京图书馆的这一段佳话，定将流传千古！

附注：

- ① 据《教育部分科规程》，载民国元年（1912）度《教育部令汇编》。
- ② 京师图书馆于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开放。
- ③ 参看《鲁迅日记》（一九七六年版）上册第80页。
- ④ 均见《鲁迅日记》。
- ⑤ 参看《说郭》（涵芬楼排印本）张宗祥跋。
- ⑥ 见鲁迅《〈嵇康集〉跋》。
- ⑦⑧ 见《鲁迅日记》。
- ⑨ 见鲁迅《〈嵇康集〉序》及《鲁迅日记》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日。
- ⑩⑪⑫ 见《鲁迅日记》各该日。
- ⑬ 参看张铁弦：《北京图书馆馆史二三事》，载《文物》杂志一九五九年第九期。

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

“鲁迅著作版本展览”在京举行

〔本刊讯〕作为纪念鲁迅百年诞辰的活动之一，由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委员会发起，自九月十九日至十月十日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报告厅举办“鲁迅著作版本展览”。参加展出的有北京图书馆、版本图书馆、鲁迅博物馆和文物出版社等单位，并由北京大学、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一些个人如戈宝权、孙用等借与部分书籍，展出各种文本的鲁迅著作、翻译、辑录古籍、编选图籍等共三百三十多个版本一千三百余册。另附部

分回忆、研究、译论著作，总计约二千册书籍。这是国内外第一次鲁迅著作版本展览。

鲁迅一生著述极丰，版本繁多，迄今已有四十多个国家译有六十多种文字。由于解放前的禁扣毁删，不少版本已湮没无存，搜集不易，这次经戮力搜寻，得有不少弥足珍贵的版本，一并展出，对今后的鲁迅研究工作，将是一次极有意义的开拓。